

萬 有 文 庫

第 一 集 一 千 種

王 雲 五 主 編

四 庫 全 書 總 目 提 要

(八)

永 瑤 等 撰

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



國文書局

總發行所

上海南京路

民國日報書局

發行

民國二十一年

上海南京路



四庫全書提要

(八)

永瑆等撰

四庫全書總目提要

卷三十六

經部三十六

四書類二

【四書集義精要二十八卷】兩淮鹽政採進本。元劉因撰。因字夢吉，號靜修，容城人。世祖至元十九年，徵授承德郎、右贊善大夫，未幾辭歸。再以集賢學士徵，不起。事蹟具元史本傳。朱子爲四書集註，凡諸人問答，與集註有異同者，不及訂歸於一而卒。後盧孝孫取語類文集所說，輯爲四書集義，凡一百卷。讀者頗病其繁冗，因乃擇其指要，刪其複雜，勒成是書。張萱內閣書目作三十五卷，一齋書目則作三十卷。考蘇天爵作因墓誌，亦稱是書三十卷。則萱所記誤矣。此本僅存二十八卷。至孟子滕文公上篇而止。其後並已闕佚，亦非完帙。然朱彝尊經義考註云：未見。則流傳頗罕。亦元人遺笈之僅存者，不以殘闕病也。其書芟削浮詞，標舉要領，使朱子之說不惑於多岐。蘇天爵以簡嚴粹精稱之，良非虛美。蓋因潛心義理，所得頗深，故去取分明。如別白黑較，徒博尊朱之名，不問已定未定之說，片言隻字，無不奉若球圖者，固不同矣。

【四書辨疑十五卷】內府藏本。不著撰人名氏。書中稱自宋氏播遷江表，南北分隔，纔百五十六年。經書文字已有不同，則元初人所撰矣。蘇天爵安熙行狀云：國初有傳朱子四書集註至北方者。淳南王公

雅以辨博自負。爲說非之。趙郡陳氏。獨喜其說。增多至若干言。至書多引王若虛說。殆寧晉陳天祥書也。朱彝尊經義考曰。四書辨疑。元人凡有四家。雲峯胡氏。偃師陳氏。黃巖陳成甫氏。孟長文氏。成甫長文並浙人。雲峯一宗朱子。其爲偃師陳氏之書無疑。所說當矣。其曰偃師者。元史稱天祥因兄祐仕河南。自寧晉家洛陽。嘗居偃師南山故也。天爵又謂安熙爲書以辨之。其後天祥深悔而焚其書。今此本具存。或天爵欲張大其師學。所言未足深據也。凡大學十五條。論語一百七十三條。孟子一百七十四條。中庸十三條。其中如駁湯盤非沐浴之盤。謂盤乃淺器。難容沐浴。是未考禮喪大記鄭註。有盤長二丈深三尺之文。頗爲疎舛。又多移易經文。以就已說。亦未見必然。然亦多平心剖析。各明一義。非苟爲門戶之爭。說春秋者三傳並存。說詩者四家互異。古來訓詁。原不專主一人。各尊所聞。各行所知。固不妨存此一家之書。以資參考也。

【讀四書叢說四卷】兩江總督採進本 元許謙撰。謙有詩集傳名物鈔。已著錄。案元史本傳。謙讀四書。章句集註。有叢說二十卷。謂學者曰。學以聖人爲準的。然必得聖人之心。而後可學聖人之事。聖賢之心。具在四書。而四書之義。備於朱子。顧辭約意廣。讀者安可易心求之乎。黃潛作謙墓誌。亦稱是書敦釋義理。惟務平實。所載卷數。與本傳相同。明錢溥祕閣書目。尙有四書叢說四冊。至朱彝尊經義考。則但據一齋書目。編入其名。而註云未見。蓋久在若存若亡閒矣。此本凡大學一卷。中庸一卷。孟子二卷。中庸闕其半。論語則已全闕。亦非完書。然約計所存。猶有十之五六。卽益以所闕之帙。亦不能足原目二十卷之數。殆後來已有所合併歟。書中發揮義理。皆言簡意該。或有難曉。則爲圖以明之。務使無所疑滯。而後已。其

於訓詁名物亦頗考證。有足補章句所未備。於朱子一家之學。可謂有所發明矣。

【四書通二十六卷】兩江總督採進本。元胡炳文撰。炳文有周易本義通釋。已著錄。是編以趙順孫四書纂疏。吳真子四書集成。皆闡朱子之緒論。而尙有與朱子相戾者。因重爲刊削。附以己說。以成此書。凡朱子以前之說。嫌於補朱子之遺。皆斥不錄。故所取於纂疏集成者。僅十四家。二書之外。又增入四十五家。則皆恪守考亭之學者也。大抵合於經義與否。非其所論。惟以合於註意與否。定其是非。雖堅持門戶。未免偏主一家。然觀其凡例。於顏淵好學章。哀樂哀懼一字之筆誤。亦必辨明。於爲政以德章。初本作行道。而有得於身。祝洙本作行道。而有得於心。改本又作得於心而不失。刊本先後之差。亦悉加考正。其於一家之學。用心亦勤且密矣。章句集註所引凡五十四家。今多不甚可考。蔡模集疏閒有所註。亦不甚詳。是書尙一一載其名字。頗足以資訂證。然如集註以有婦人焉爲邑姜。所引劉侍讀曰者。卽劉敞七經小傳之說也。炳文獨遺漏不載。蓋敞在北宋。閉戶窮經。不入伊洛之派。講學之家。惡其不相攀附。遂無復道其姓名者。故朱子雖引之。而炳文不知爲誰也。是亦各尊所聞之一驗矣。

【四書通證六卷】兩江總督採進本。元張存中撰。存中字德庸。新安人。初胡炳文作四書通。詳義理而略名物。存中因排纂舊說。成此書。以附其後。故名曰四書通證。炳文爲之序。稱北方杜維山有語孟旁通。平水薛壽之。有四書引證。案杜維山名瑛。金人。薛壽之名引年。元初人。皆失之太繁。存中能刪冗從簡。去非取是。又曰學者於余之通知四書用意之深。於通證知四書用事之審。推之甚至。今核其書。引經數典。字字必著所出。而論語夏曰瑚。商曰璉一條。承包氏之誤者。乃不引禮記以證之。又時見曰會。衆類曰同。

與周禮本文小異。蓋宋代諱殷，故改殷爲衆，乃但引周禮於下，而不辨其何以不同，皆不免有所回護。不知朱子之學，在明聖道之正傳，區區訓詁之間，固不必爲之諱也。孟子與楚將昭陽戰，亡其七邑，一條存中謂史記作八邑，未詳孰是，不知司馬貞史記索隱明註史記古本作七邑，是朱子稱七邑，乃據古本，原非謬誤。存中持疑不決，亦失於考核。又如三讓引吳越春秋，泛及雜說，而於歷代史事，每多置正史而引通鑑，亦非根本之學。然大概徵引詳明，於人人習讀不察者，一一具標出處，可省檢閱之煩，於學者亦不爲無補矣。

【四書疑節十二卷】浙江汪啓淑家藏本 元袁俊翁撰。俊翁字敏齋，袁州人。前有黎立武、李應星序，又有彭元龍序二篇，應星、元龍序皆稱俊翁獨立武序作雋翁，蓋傳寫字異也。其仕履無可考。立武序稱以重吾榜，應星序亦稱奕奕魁文，知嘗首舉於鄉矣。立武、應星序及元龍前一序，並側註經史疑義字。元龍後一序，又側註四書疑字，而卷首標題則作待問集四書疑節，互相參錯。考俊翁題詞稱科目以四書設疑，以經史發策，因取四書經史門分而類析之，蓋待問集者其總名，經史疑義四書經疑其中之子部。今經史疑義已佚，故序與書兩不相應也。惟疑節之名不甚可解。卷首有溪山家塾刊行字，或重刻時有所刪節，故改題曰節歟。朱彝尊經義考中載之，註曰未見。此本猶從元版傳鈔，其例以四書之文互相參對爲題，或似異而實同，或似同而實異，或闡義理，或用考證，皆標問於前，列答於後，蓋當時之體如是。雖亦科舉之學，然非融貫經義，昭晰無疑，則格闕不能下一語，非猶夫明人科舉之學也。

【四書經疑貫通八卷】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元王充耘撰。充耘有讀書管見已著錄，是編黃虞

稷千頃堂書目謂其已佚。此本爲明范欽天一閣舊鈔。尙首尾完具。惟第二卷中脫一頁。第八卷中脫一頁。無從校補。則亦僅存之笈矣。其書以四書同異參互比較。各設問答以明之。蓋延祐科舉經義之外。有經疑。此與袁俊翁書皆程試之式也。其間辨別疑似。頗有發明。非經義之循題衍說。可以影響揣摩者比。故有元一代士猶篤志於研經。明洪武三年初行科舉。其四書疑問。以大學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二節。與孟子道在邇而求諸遠一節。合爲一題。問二書所言平天下大指同異。案此題見日知錄。蓋猶沿元制。至十七年改定格式。而經疑之法遂廢。錄此二書。猶可以見宋元以來。明經取士之舊制也。

【四書纂箋二十八卷】內府藏本。元詹道傳撰。道傳臨川人。其始末未詳。是書略仿古經箋疏之體。取朱子四書章句集註或問。正其音讀。考其名物度數。各註於本句之下。亦閒釋朱子所引之成語。如真積力久。出荀子勸學篇。孝子愛日。出揚子孝至篇。皆爲證其出處。其所援引。亦閒有牴牾。如論語夏瑚商璉。朱子本引包咸舊註。案咸註久佚。此據何晏集解所引。道傳旣引明堂位。夏后氏之四璉。般之六瑚。辨其異同。而復謂夏曰瑚。商曰璉。本於爾雅釋器。今檢校爾雅。實無此文。則道傳杜撰附會也。又此書於朱子所引諸儒。皆詳其名字里居。而孟子盡心章。引陳氏厭於嫡母之說。實陳耆卿孟子紀蒙中語。耆卿字壽老。臨海人。見葉適水心集。此獨失載。亦未免有所疎漏。然大致皆有根柢。猶元儒之務實學者。與張存中四書通證相較。固猶在其上矣。

【四書通旨六卷】內府藏本。元朱公遷撰。公遷有詩傳疏義。已著錄。是編取四書之文。條分縷析。以類相從。凡爲九十八門。每門之中。又以語意相近者。聯綴列之。而一一辨別異同。各以右明某義云云。標立

言之宗旨。蓋昔程子嘗以此法教學者。而公遷推廣其意。以成是書。其閒門目既多。閒涉冗碎。故朱彝尊經義考。謂讀者微嫌其繁。又如樊遲請學稼。不過局於末業。乃列之於異端門。與許行同譏。上士一位。中士一位。下士一位。本周室班爵之制。乃列之於士門。與處士一例。亦頗傷躋駁。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孔門弟子。子思孟子諸門。以人隸事。體近類書。尤爲無所發明。然於天人性命之微。道德學問之要。多能剖其疑似。詳其次序。使讀者因此證彼。渙然冰釋。要非融會貫通。不能言之成理如是也。所引諸家之說。獨稱饒魯爲饒子。其淵源蓋有自矣。明正統中。何英作詩傳疏義序。稱永樂乙酉。因閱四書通旨。而語及疏義。則是書行世。在疏義之前。顧明以來說四書者。罕見徵引。近通志堂經解始刊行之。蓋久微而復出也。句下閒列異同。如喜怒哀樂一條。謂右以體言。而註亦曰以性言字。允執其中一條。謂右以用言。而註亦曰以事理言字。如是者不一。疑刊是書者。參校諸本。所附非公遷之舊。其出自誰手。則不可考矣。

【四書管窺八卷】兩江總督採進本。元史伯璿撰。伯璿字文璣。温州平陽人。據所作管窺外篇。成於至元丁未。卽元亡之年。計其人當已入明。然始末不可考矣。是編見於祕閣書目者五册。楊士奇東里集。則稱有四册。刻版在永嘉郡學。永嘉葉琮知黃州府。又刊置府學。是明初所行。已有二本。然刊本皆散佚不傳。故朱彝尊經義考。註云未見。此本乃毛晉汲古閣舊鈔。大學中庸孟子尙全。惟論語闕先進篇以下。蓋傳寫有所佚脫。然量其篇頁。釐而析之。已成八卷。經義考乃作五卷。或誤以五册爲五卷歟。其書引趙順孫四書纂疏。吳真子四書集成。胡炳文四書通。許謙四書叢說。陳櫟四書發明。及饒氏張氏諸說。取其與集註異同者。各加論辨於下。諸說之自相矛盾者。亦爲條列而釐訂之。凡三十年而後成。於朱子之學。頗

有所闡發。考朱子著述最多。辨說亦最夥。其閒有偶然問答。未及審核者。有後來考正。未及追改者。亦有門人各自記錄。潤色增減。或失其本真者。故文集語錄之內。異同矛盾不一而足。卽四書章句集註。與或問。亦時有牴牾。原書具在。可一一覆按也。當時門人編次。既不敢有所別擇。後來讀朱子書者。遂一字一句。奉爲經典。不復究其傳述之真僞。與年月之先後。但執所見一條。卽據以詆排衆論。紛紜四出。而朱子之本旨。轉爲尊信者所淆矣。夫載寶而朝。論南宮者有故。越境乃免。惜趙盾者原誣。述孔子之言者。尙不免於舛異。況於朱門弟子。斷不及七十二賢。又安能據其所傳。漫無釐正。伯璿此書。大旨與劉因四書集義精要同。而因但爲之刊除。伯璿更加以別白。昔朱子嘗憾孔門弟子。留家語作病痛。如伯璿者。可不謂深得朱子之心歟。

【大學中庸集說啓蒙二卷】內府藏本。元景星撰。星號訥菴。餘姚人。據卷末宣德九年錢時跋。稱得禮部侍郎蔣驥寫本。驥跋題庚辰歲。當爲建文元年。驥爲景之門人。則星元末人也。前有星自序。標題爲學庸集說啓蒙。而序中實曰四書集說啓蒙。凡例中如孟子章指云云。亦兼言四書。驥跋稱訥菴先師。用功於四書十年。去取諸說。而爲此書。大學已有刊本。而語孟中庸則未刊。時跋稱得驥中庸寫本。謄校刊梓。然則星本全註四書。驥先刊其大學。時續刊其中庸。而語孟則已佚。通志堂刻經解。病其不完。併序文標題改之耳。其書發揮頗簡切。大學聖經章句。欲其一於善。而無自欺句。註一於善。祝本改作必自慊。於字句亦復不苟。又傳之二章。註盤邵氏謂恐是盪類之盤。傳之四章。註備引程子饒魯吳澄之說。中庸三十二章。註引鄱陽李氏之說。皆與章句異同。亦非胡炳文等堅持門戶者比。蓋猶能自抒心得者也。書上闌

附載細字。如大學傳之五章。載矩堂董氏之說。中庸第一章。載饒魯之說。亦與章句有出入。據錢時跋。稱增魯齋批點。勿軒標題。以便幼習。則時益以許衡熊禾二人之語。非星本書也。其孰爲衡語。孰爲禾語。刊板一尚。今則不可辨別矣。

【四書大全三十六卷】通行本 明永樂十三年。翰林學士胡廣等奉敕撰。成祖御製序文。頒行天下。二百餘年。尊爲取士之制者也。其書因元倪士毅四書輯釋。稍加點竄。顧炎武日知錄曰。自朱子作大學中庸章句。或問。論語孟子集註之後。黃氏有論語通釋。其采語錄。附於朱子章句之下。則始於真氏。祝氏仿之。爲附錄。後有蔡氏四書集疏。趙氏四書纂疏。吳氏四書集成。論者病其泛濫。於是陳氏作四書發明。胡氏作四書通。而定字之門人倪氏。案定字陳櫟之別號。合二書爲一。頗有刪正。名曰四書輯釋。永樂所纂四書大全。特小有增刪。其詳其簡。或多不如倪氏。大學中庸或問。則全不異。而間有舛誤云云。於是書本末言之悉矣。考士毅撰有作義要訣一卷。附刻陳悅道書義斷法之末。今尚有傳本。蓋頗講科舉之學者。其作輯釋。殆亦爲經義而設。故廣等以夙所誦習。剽剽成編。歟。初與五經大全並頒。然當時程式。以四書義爲重。故五經率皆度閣。所研究者惟四書。所辨訂者亦惟四書。後來四書講章。浩如烟海。皆是編爲之濫觴。蓋由漢至宋之經術。於是始盡變矣。特錄存之。以著有明一代士大夫學問根柢。具在於斯。亦足以資考鏡焉。

【四書蒙引十五卷別附一卷】江蘇巡撫採進本 明蔡清撰。清有易經蒙引。已著錄。其作此書。初已有稿本而遺失。乃追憶舊文。更加綴錄。久而復得原稿。以兩本相校。重複過半。又有前後異同。未歸畫一者。

欲刪正而未暇。乃題爲蒙引初稿。以明其非定說。虛齋集有是書序。述其始末頗詳。嘉靖中武進莊煦。參校二稿。刊削冗複。十去三四。輯成一書。而刊之書末。又別附一冊。則煦與學錄王升商推訂定之語也。清人品端粹。學術亦醇。此書雖爲科舉而作。特以明代崇尚時文。不得不爾。至其體認真切。闡發深至。猶有宋人講經講學之遺。未可以體近講章。遂視爲揣摩弋獲之書也。

【四書因問六卷】浙江巡撫探進本。明呂柟撰。柟有周易說翼。已著錄。是編皆記其門人質問四書之語。大學中庸各一卷。論語孟子各二卷。然其中稱柟爲先生。又先生字或跳行。似乎非柟自作。卷首有門人魏廷萱等校刊字。當卽廷萱等所記也。其書大學從古本次序。中庸亦從古本分章。所說多因四書之義。推而證諸躬行。見諸實事。如講八佾舞於庭章。因指在座門人衣服華靡者。曰此便是僭之類。皆開示親切。不徒爲訓詁空談。柟文集佶屈聱牙。純爲僞體。而其解四書。平正篤實。乃如此。蓋其文章染李夢陽之派。而學問則宗法薛瑄。二事淵源各別。故一人而如出兩手也。

【問辨錄十卷】副都御史黃登賢家藏本。明高拱撰。拱有春秋正旨。已著錄。此編取朱子四書章句集註疑義。逐條辨駁。其論大學。謂新民卽明德中事。不應分之爲三綱領。不知經文三在字。顯然並列。安能不區別爲三。又論賢賢易色一章。謂人能如是。必其務學之至。覺生質之美四字。朱子可不必加。亦未深體抑揚語意。如斯之類。皆不免有意推求。至如伊川謂敬事而信一章。皆言所存而不及於事。拱則謂節用使民。非事而何。又謂孔子之責臧文仲。正以其賢而責之備。如斯之類。則皆確有所見。足以備參考。而廣見聞。鄭汝諧論語意原。頗與朱子異同。而朱子於汝諧之說。反有所取。朱子作周易本義。與程傳亦有

異同。世未嘗以是病朱子。拱之是編。亦可作如是觀矣。

【論語類考二十卷】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陳士元撰。士元有易象鉤解。已著錄。是編皆考證論語名物

典故。分十八門。又分子目四百九十有四。朱子以後。解四書者。如真德秀、蔡節諸家。主於發明義理而已。金履祥始作論語孟子集註考證。後有杜瑛論語孟子旁通。薛引年四書引證。張存中四書通證。詹道傳四書纂箋。始考究典故。以發明經義。今杜薛之書不傳。惟金氏、張氏、詹氏書尚傳於世。三人皆篤信朱子。然金氏於集註之承用舊文。偶失駁正者。必一一辨析。張氏、詹氏皆於舛誤之處。諱而不言。其用意則小異。士元此書。大致遵履祥之例。於集註不爲苟同。每條必先列舊說。而蒐討諸書。互相參訂。皆以元案二字列之。凡一切杜撰浮談。如薛應旂四書人物考。稱有若字子有之類。悉爲糾正。較明代諸家之書。殊有根柢。特以專考論語。不備四書。故不及應旂書之盛傳。實則有過之無不及也。

【孟子雜記四卷】浙江汪啓淑家藏本 明陳士元撰。自宋熙寧以前。孟子僅列於儒家。史記以孟子荀

卿合傳。寥寥十數語。於所歷鄒滕任薛魯宋之事。略不一書。至朱子綱目。始於適魏之齊。大書特書。明聖賢之去就。而編年之體。亦不能詳述一人之始末。明薛應旂撰四書人物考。始採摭他書。以爲補傳。而應旂不長於考證。舛漏頗多。士元編輯此書。第一卷敍孟子事蹟。後三卷發明孟子之言。名以傳記。實則經解居多。其所援引。亦皆謹嚴有體。不爲泛濫之卮言。若趙岐註義。以尾生抱柱不去。證不虞之譽。以陳不瞻失氣而死。證求全之毀。概爲刪薙。與所作論語類考。均爲有裨於經義。故今特附於四書類焉。

【學庸正說三卷】直隸總督採進本 明趙南星撰。南星字夢白。號儕鶴。高邑人。萬曆甲戌進士。官至吏

部尚書。以忤魏忠賢削籍。謫戍。崇禎初追諡忠毅。事蹟具明史本傳。是編凡大學一卷。中庸二卷。每節衍爲口義。逐句闡發。而又以不盡之意。附載於後。雖體例近乎講章。然詞旨醇正。詮釋詳明。其說大學。不從姚江之知本。而仍從朱子之格物。併補傳一章。亦爲訓解。其說中庸。不以無聲無臭虛論性天。而始終歸本於慎獨。皆確然守先儒之舊。蓋南星爲一代名臣。端方勁直。其立朝不以人情恩怨爲趨避。故其說經。亦不以流俗好尚爲是非。雖平生不以講學名。而所見篤實。過於講學者多矣。未可以其平近而忽之也。

【論語商二卷】浙江汪啓淑家藏本 明周宗建撰。宗建字季侯。吳江人。萬曆辛丑進士。官至監察御史。巡按湖廣。爲魏忠賢所害。崇禎初追贈太僕寺卿。諡忠毅。事蹟具明史本傳。此書乃其授徒湖州之時。與諸生所講論也。宗建剛方正直。屹然獨立。而其學則沿姚江之末派。乃頗近於禪。如云人心之樂。非情非趣。非思非爲。虛中之影。水中之相。如斯之類。殆似宗門語錄。然講素絢章。謂後人求深反淺。在當時夫子夏。不過隨境觸悟。非子夏欲抹煞禮。亦非夫子不重禮。講顏淵問爲邦云。夫子略指大意。非只執定數件。其言皆簡要明通。足釋訓詁之膠轕。且其人與日月爭光。則其書亦自足不朽。小小疵瑕。不足累之。此固不與講學之家。爭一句一字之出入也。

【論語學案十卷】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劉宗周撰。宗周有周易古文鈔。已著錄。宗周講學。以慎獨爲宗。故其解爲政以德。及朝聞道章。首揭此旨。其傳雖出姚江。然能敕正其失。其解多聞擇善多見而識章。有云世謂聞見之知。與德性之知有二。予謂聰明睿知。非性乎。睿知之體。不能不窮於聰明。而聞見啓焉。今必以聞見爲外。而欲隱明黜聰求睿知。并其睿知而槁矣。是墮性於空。而禪學之談柄也。其鍼砭良知之

末流最爲深切。其解性相近章。謂氣質還他氣質。如何扯著性。性是就氣質中指點義理者。非氣質卽爲性也。雖與朱子之說稍異。然亦頗分明不苟。蓋宗周此書。直抒己見。其論不無純駁。然要皆抒所實得。非剽竊釋氏以說儒書。自矜爲無上義諦者也。其解見危致命章。曰人未有錯過義理關。而能判然於生死之分者。卒之明社旣屋。甘蹈首陽之一餓。可謂大節嶢然。不負其言矣。與其爲孫承澤。又何如爲劉宗周乎。

【四書留書六卷】江蘇巡撫探進本。明章世純撰。世純字大力。臨川人。天啓辛酉舉人。官至柳州府知府。聞流寇陷京師。悲憤而卒。明史文苑傳附見艾南英傳中。所著總名曰留書。此其說四書者六卷。又別有內集一卷。乃所著子書。散集一卷。乃所作筆記。明史藝文志總題曰留書。入之儒家類中。然說四書六卷之前。有天啓丁卯世純自序。後有世純自作四書留書跋。皆言詮釋四書之意。不及其他。其書分章。抒論體例類。劉敞春秋意林。但敞不標經文。止標某章某章耳。解經家本有此體。入之子書。殊非其類。今割其內集散集別著錄。而說四書者。入經部。存其實也。世純與艾南英羅萬藻陳際泰號臨川四家。悉以制義名一時。而世純運思尤銳。其詁釋四書。往往於文字之外。標舉精義。發前人所未發。不規規於訓詁。而亦未嘗如講良知者。至於滉漾以自恣。揚雄所謂好深湛之思者。世純有焉。

【日講四書解義二十六卷】康熙十六年聖祖仁皇帝御定。自朱子定著四書。由元明以至國朝。懸爲程試之令甲。家絃戶誦。幾以爲習見無奇。實則內聖外王之道。備於孔子。孔子之心法。寓於六經。六經之精要。括於論語。而曾子子思孟子。遞衍其緒。故論語始於言學。終於堯舜湯武之政。尊美屏惡之訓。大學

始於格物致知。終於治國平天下。中庸始於中和位育。終於篤恭而天下平。孟子始於義利之辨。終於堯舜以來之道統。聖賢立言之大旨。灼然可見。蓋千古帝王之樞要。不僅經生章句之業也。我聖祖仁皇帝初年訪落。卽以經筵講義。親定是編。所推演者。皆作聖之基。爲治之本。詞近而旨遠。語約而道宏。聖德神功。所爲契洙泗之傳。而繼唐虞之軌者。蓋胥肇於此矣。

【四書近指二十卷】直隸總督採進本。國朝孫奇逢撰。奇逢有讀易大旨。已著錄。是編於四子之書。挈其要領。統論大指。閒引先儒之說。以證異同。然旨意不無偶偏。如云聖人之訓。無非是學。此論最確。乃兩論逐章。皆牽合學字。至謂道千乘之國章。敬信節愛時使。皆時習事。大學聖經章。所論本末先後。以明德須在民上明。修身須在天下國家上修。又云格物無傳。是大學最精微處。以物不可得而名。無往非物。卽無往非格。朱子所謂窮至事物之理。乃通大學數章而言云云。皆不免高明之病。蓋奇逢之學。兼採朱陸。而大本主於窮則勵行。出則經世。故其說如此。雖不一一皆合於經義。而讀其書者。知反身以求實行。實用於學者。亦不爲無益也。

【孟子師說二卷】浙江巡撫採進本。國朝黃宗羲撰。宗羲有易學象數論。已著錄。是編以其師劉宗周。於論語有學案。於大學有統義。於中庸有慎獨義。獨於孟子無成書。乃述其平日所聞。著爲是書。以補所未備。其曰師說者。仿趙汸述黃澤春秋之學。題曰春秋師說例也。宗周之學。雖標慎獨爲宗。而大旨淵源。究以姚江爲本。故宗羲所述。仍多闡發良知之旨。然於滕文公爲世子章。力闢沈作喆語。辨無善無惡之非。於居下位章。力闢王畿語。辨性亦空寂隨物善惡之說。則亦不盡主姚江矣。其他議論。大都案諸實際。

推究事理。不爲空疎無用之談。略其偏駁。而取其明切於學者。不爲無益。固不必執一格而廢衆論。因一皆而廢全書也。

【大學翼真七卷】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胡渭撰。渭有禹貢錐指。已著錄。是書卷一分四目。曰大學二字音義。曰先王學校之制。曰子弟入學之年。曰鄉學之教。卷二分三目。曰小學之教。曰大學之教。曰學校選舉之法。卷三分三目。曰大學經傳撰人。曰古本大學。曰改本大學。皆引據精核。考證詳明。非空疎游談者可比。卷四以下。爲渭所考定之本。大旨仍以朱子爲主。力闢王學改本之誤。以經爲一章。傳爲八章。其誠意章以下。與諸本並同。惟以康誥曰至是。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。爲第一章。統釋三綱領。以詩云邦畿千里至此。以沒世不忘也。爲第二章。謂前三節釋經。知止能得之序。後兩節釋知止之由。與能得之序。以聽訟吾猶人也。一節爲第三章。謂釋本末之意。而移此謂知本二句於前章。止於信之下。與諸本爲異。其說與朱子雖小異。然僅謂格致一章。不必補傳耳。其論格物。固仍然朱子之旨也。其卷末一條。謂古之大學。所以教人者。其文則詩書禮樂。其道則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。其法則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。故孟子謂庠序學校。皆所以明人倫云云。所見切實。視泛爲性命理氣之談。似五常百行之外。別有一物謂之道。別有一事。謂之學者。勝之遠矣。

【四書講義困勉錄三十七卷】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陸隴其撰。隴其有古文尙書。已著錄。是書因彥陵張氏講義原本。刪剝精要。益以明季諸家之說。而參配以己意。凡大學一卷。中庸二卷。論語二十卷。孟子十四卷。創始於順治戊戌。草稿尙未全定。而隴其歿。後其族人公穆始爲繕寫編次。其門人席永恂等。